

《新约》约翰作品中的世界观念

孙 毅

提 要：通常对约翰作品中“世界”一词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层含义上，即将其理解为被造的宇宙、大地及其上的人类、以及其所特有的不接受基督的人群，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争议。但从约翰作品中引申出来的第四层含义：“世界”同时包括“世界上的事”，即世俗社会中的机构、建制及文化方面，则正是引起争议的关键。本文认为，从约翰作品中引申出第四层含义从诠释角度看有些勉强；基督教主流思想家更接近于从前三层含义去理解“世界”一词，因此使得积极入世的态度成为基督教思想的主流。

孙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新约 约翰作品 世界 基督教

基督信仰如何看待其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比较复杂的问题，表现出在基督教内部既有强调与世界相分离的方面，又有积极入世的方面。本文试图从《圣经》文本入手，通过考察《新约》约翰作品中所用“世界”一词的不同诠释，来看上述两种基本态度的分歧何在。

一、问 题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来说，《圣经》中对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所给予的教导是十分清楚的。常被引用的经文基本上都出自于《圣经·新约》约翰的作品中。其中核心的教导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①其实如果单就“爱”这个方面来说，信徒不能够爱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务，包括他们的父母以及事业，胜过爱耶稣基督，这在耶稣自己的教导中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约翰作品中，不要爱世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②信徒已经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不要爱世界”既是信徒所当有的，也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受这个世界及这个“世界的王”的辖制。

然而，在约翰作品中，关于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没有停留这里，约翰福音中还强调了世界与基督为敌的特征。这个世界不仅不认识、不接纳他（约 1：10），而且恨恶他、逼迫他（约 15：18）。这个世界因为对基督的憎恨而憎恨凡被他分别出来跟随他的人。“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③世界的这种与基督为敌的性质，在约翰福音的描述中，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世界的王”，即魔鬼撒但，与基督为敌。约翰福音中三次使用“世界的王”来描述撒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约 12：31；14：30；16：11），表明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撒但所辖制和奴役，成为撒但与上帝为敌的工具，就如约翰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④

如果是在这层关系下来看信徒与世界的关系，似乎就不只是“不要爱世界”那么简单了。一种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世界已经沦为撒但的工具，具有与上帝为敌的性质，那么被上帝所拣选的信徒不只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当参与到这个“世界上的事”之中。这种对世界的不参

与，随着人们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的理解不同，而扩展到不同的范围。

在中国本土教会的一种传统中可以看到与此相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得到比较好的表达：“这个世界好像一只又大又破旧的船。这条船是用各式各样的材料作的，又有木头材料，也有钢铁材料，可是都损坏了，舵也失去了，而且还触了礁，破了一个大洞，随时就要沉了。……我们基督徒的看法，认为这条船没有用了，太破旧了，就是救上来，也不过是破木头烂钢铁，机器也是废物，没有一处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了。把人救上来，船不要它了。而且我们的船东要另造一条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们所要的新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⑤

如果这个比喻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确实代表了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吗？本文试图回到约翰作品中，来看约翰对“世界”及“世界上的事”这两个字词的使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二、一种释经

“世界”（kosmos）这个希腊词在约翰作品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78次，其他约翰作品中出现了46次，其出现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新约的作者。就希腊词字面的意思来说，kosmos 这个字有“体系”、“系统”等方面的意思。

就这个字的具体用法来说，它的第一层含义与对观福音书的用法相似：指整个受造的宇宙（约17：5，24）；或者专指大地（约11：9；16：21；21：25）。这个意义上，世界不是恶的，且它的源头来自于基督：“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⑥

这个字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只是指这个世界，也可以指那些居住在这世界（世代）或者大地上的人类（约12：19；18：20；7：4；14：22）。就其一般意义上的泛指人类而言，这种用法与对观福音书的用法也没有区别。这种情况下，和合本圣经视上下文会将这个字译为“世人”，如3章16节那段著名的经文：“神爱世人，……”。

但 kosmos 这个字在约翰作品中的第三层用法却与对观福音书极为不同：当“世界”指世上的人的时候，主要是指那些有罪的、叛逆的、远离上帝的、堕落的人；特别是指耶稣同时代那些不接受基督、甚至恨恶他的犹太人。这个意义上，世界（人）不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1：10），是恶的（约7：7）；恨基督因此恨信徒的（约15：18，23；17：14），不认识神的（约17：2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法是约翰作品中最为常用的一种用法。当然，这种意义上世界（人）的恶并不是被造时就有的，而是亚当堕落之后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第三层的意义上（有罪又不信的世人）去理解约翰福音中“世界（人）”与“世界的王”的关系，那么比较自然的理解就是：自亚当堕落后，世界（人）转离其造物主，自愿地作邪恶权势的奴隶。在这个前提下，以及在神许可或者任凭的前提下，这个世界的人们由于自己的罪而都落入到撒但的控制之下。“世界的王”意味着撒但成为世上不信者的辖制者，而世上的不信者实际上是他的奴隶。

但这里有争议的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辖制的世界是否仅指那些不信的世人，还是包括“世界上的事”？有些释经者从 kosmos 这个字所含的“系统”方面的意思，推断出如下几点：1）“世界”不只是指不信的世人，还指“世界上的事”；2）而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世人在自己的欲望与野心中所造的各种类型的巴别塔。这样，“世界”就具有了它的第四层含义：世界等于这个世代败坏的人所做出并积累下来的“事（业）”、机构、制度、文化等。这些组织、制度及文化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网罗系统，成为撒但建立起属它秩序或权势的工具。如果人们认可约翰作品中所使用的“世界”具有这第四层面的含义，那么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信徒不当参与这个世界的组织、制度、文化等方面，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世界的王”控制这个世界的工具。

三、一个例子

二十世纪初，中国本土教会在其最初产生时，就受到欧洲近代敬虔派大复兴传统的影响。在这支敬虔派的传统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在中国

早期本土教会中看到对约翰作品中“世界”一词的第四种含义的理解。

对于约翰福音中“世界之王”的解释,例如其中 12 章 31 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中国教会中一个很有影响的本土传道人有如下的解释:“因此世界这一个有秩序的制度,乃是由它背后的统治者撒但所管辖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记载主的话,说到这世界受审判,所指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世界,也不是指世人,因为以他们而论,审判尚有待于将来。这里所说受了审判的世界,乃是指这个紧密的世界秩序,撒但是这世界的创始者,也是它的头。”^⑦按照这种理解,在人堕落之前,所有的只是大地,只不过是地面和其上的人,以及地上的事情而已,那时候的世界还未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世界。只是因为人的堕落,才有这个世界,即撒但趁机进入,照着它的计划,将地和地上的事,编组成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换言之,只是在人堕落之后,才有所谓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等这些“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构成了这个系统化的世界^⑧。

这一段释经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按照这种释经,就世界作为一个有秩序的制度这个意义而言,作者认为撒但是这个世界的创始者。换言之,撒但有意识地创制了这个世界中的秩序或制度。撒但乃是借着这个世界中的秩序及制度控制着这个世界中的人。第二,如果这个意义的世界受了审判,那么正是撒但在其所立秩序上的权势受到打击和限制。但相应的问题是,审判这里体现为什么呢?是这个秩序制度全然被毁灭,还是被纠正?

总之,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因在撒但的控制之下,其倾向是离上帝越来越远的。直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起来在这个世上建立它的国度。如果“得救”就是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其与这个世界的合适的关系就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对于这种解释来说,作者确实触及到了这个世界的消极层面,让信徒看到其与世界的分别,看到被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不过,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将一种就个

人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态度,推及到个人及教会群体退出社会领域,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方面。

四、另一种释经

“世界上的事”究竟是指什么?回到约翰作品,约翰一书 2:15 中所说的“世界上的事”(things in the world),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所建立的事业、机构、制度、及文化?其实单从约翰作品(特别是这一节经文)中是很难推出这个意思的。就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所谓“世界上的事”就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第 17 节加强了“世界”和“其中的事”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种并列与 15 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形成对应。世界过去,其上的情欲也要过去。因此,单从这里的上下文上看,“things”没有理由一定要解释为一种“系统”或者“体制”,好像这才是非人事的“事物”。其实,“世界上的事”在这里最直接的意思是指与人紧密相关的“情欲”(lust)或“骄傲”。

加尔文在《约翰一书注释》中对相应章节的解释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这里的世界指与现世生活相关的每样事情,……所有人的败坏及罪恶都汇集在这里,既有世间的乐趣,也有各种诱惑,它们将人辖制,让人远离上帝。”^⑨英文编者在这一段的脚注中这样解释,这里涉及“世界”及“世界中的事”。所谓“世界”与“世界上的事”不同在于,世界是指不信的、败坏有罪的人,就如耶稣说“世界会恨你”(约 15:19),其实是就当时不信的犹太人而言。如此的话,下面 17 节的并列就十分有意义:“这个世界中不敬虔的人会过去,他们的情欲和骄傲也会伴随着他们一并过去,只有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是永远常存的。”这样理解的话,“世界上的事”就主要是指与不信者、败坏的人相关的事情,即所提到的他们的欲望与骄傲。

对于约翰一书 5:19,“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加尔文解释说:使徒这里所用世界一词的意思,无疑是指整个人类。除了那唯一的无罪者,整个人类都在撒但的奴役之下。对于约

12: 31,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加尔文在这里解“审判”为更新 (reformation), 而不是咒诅 (condemnation)。“在两个意思中我更接受前者, 即这句的意思是说, 世界一定要被恢复更新到某种更好的秩序。因为这个被译为审判的希伯来词字面意思就是良好的秩序。现在我们知道, 没有基督, 世界就会混乱。不过, 尽管基督已经开始建立上帝的国度, 他的死只不过是世界得到充分恢复进入良好秩序的开始。”^⑩这里, 加尔文有一个前设, 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本有一个秩序, 只是由于人的堕落与犯罪, 撒但介入到这个世界时, 这个秩序被扭曲与混乱了。所以撒但借着人的罪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新的秩序, 而是对原有秩序的扭曲与混乱; 正是在这种扭曲与混乱中, 世人落入到撒但的控制之下。

我们注意到加尔文的解释与前一种释经的不同: 撒但不是世界秩序的源头, 而是对已有来自于上帝的秩序的扭曲与混乱。因此, 败坏它的权势, 不是取消这个世界的秩序, 而是要恢复神所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对于约翰福音 16: 11, “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加尔文对审判的理解与上相同。我们注意到, 在约翰福音中尽管三次出现“世界的王”这个用法, 但其中有两次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积极的意义上用的, 而非以强调撒但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意义上用的。这在释经中体现为: 在理解这三处经文中是以强调撒但现在就“受到审判”为主, 还是以强调撒但是“世界的王”为主。

对于约翰福音 14: 30 节, “这世界的王将到”, 加尔文也特别指出, 虽然撒但被称为是“世界的王”, 还有比它更高的权能: “魔鬼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 不是因为他拥有一个与上帝分离的国度 (就如摩尼信徒想像的那样), 而是因为在上帝的许可下, 他得以在这个世界施展他的辖制。因此, 每当我们听到用这个名称去称呼魔鬼时, 我们应当为我们悲惨的状况感到羞愧。无论人多么骄傲, 他们还是撒但的奴隶, 除非他们被圣灵所重生。因为这里世界这个词是指整个人类。”^⑪就是说, 作为“世界的王”是在上帝的允许之下; 人由于自己的罪而将自己置于它的权势之下。所以, 王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罪人都是它的

奴隶。这个意义上, 世界就是指“有罪的世人”。

约翰福音 15: 19, “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加尔文解释这里的世界是指: “基督在这一段中用来指所有没有被神的圣灵重生的人; 因为他在这里将教会与世界并列。”^⑫把教会与世界并列, 其实就是把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并列。

总之, 在加尔文对约翰作品的解释中, “世界”基本上被理解为有罪的世人或者未重生之人; 并且他总是把“世界上的事”与“世界(人)”联系起来解释, 基本上是将其看作使未得救之人受到辖制的诱惑或欲望。在加尔文的注释中没有看到他吧“世界(上的事)”解释为人类社会中的机构、制度、或文化。

当然, 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也讨论了“地上的事”, 但却是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提到的。他区别了两类的事, 即地上的事 (earthly things) 与天上的事 (heavenly things)。“我所谓天上的事, 指对上帝纯洁的认识、真实义的途径、及天国的奥秘。”而所谓“地上的事, 我指所有与上帝及他的国、与真正的义及永世的福无关的事, 只与今世有关, 并限于今世的范围内。”如果把这些地上事罗列出来的话, 它们包括“政治、经济、机械技术、人文研究”^⑬等。

而就这些地上的事来说, 在其源头中可以看到是出于上帝的护理, 或者其普遍恩典的介入, 而非人堕落后, 出于人罪性 (或撒但计谋) 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人的心里存在着某种社会公平和秩序的观念。因此, 每个人都明白, 所有人间的组织都必须用法律来管理, 并理解在这些法律的背后必有原则。因此, 所有的国家和个人都一致赞同法律的必要性, 因为法律的种子无须教师或立法官就已经深植于所有人的心里。”^⑭显然, 这种自然而有的普遍的原则源自于上帝的工作。联系到保罗在罗马书二章所讲的人的良知, 加尔文这里所涉及到自然法的概念与人的社会良知有着深刻的关系。就一般的人来说, 如果上帝没有在他们的良知中放置一些原则的话, 上帝在末后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不公平的了。所以, 现实中的法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反映了上帝播撒在人心中的良知 (公平与秩序观念) 要求, 是上帝护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虽然

在现实中常被扭曲，但并非属于所谓撒但的“国度”。

这个基本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人类社会建制或者文化的其他领域，例如科学。加尔文对于科学的观点可以分出如下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加尔文认为，我们应当尊重科学，将其看作是某种真理。“当我们从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才能时，我们要让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可畏的真理之光教导我们：尽管人心已经堕落和完全扭曲，却仍然披戴和装饰着神卓越的赏赐。”^⑮对于科学的尊重，不是对这些伟大人物的尊重，而是对上帝造世界之规律与秩序的尊重，同时更是对在这些“伟人”身上显现出来让人可畏的“真理之光”的尊重。科学家们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对秩序和规律所作出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否认这些事实吗？当哲学家们对大自然作出细致的观察与描述，难道我们要说他们是全然盲目的吗？……那些研究药物之人，致力于我们的益处，难道我们要说他们癫狂了吗？对于一切数学上的知识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我们要称它为癫狂之人的杰作吗？绝不是，当我们读到前人关于这一切的著作时，我们不禁对它们崇敬不已。”^⑯当然这种崇敬的源头在于对于上帝真理之光的崇敬。在加尔文看来，在科学中包含着某种真理，虽然这种真理只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暂时而非永恒的，不同于让人灵魂得救的更高的属灵真理，但其依然是真理。这其中主要强调的是，科学中包含着对上帝所造、所设立秩序的认识，而不只是人自身败坏智慧的汇集。

第二，既然科学是“真理之光”光照的结果，科学在其终极处是来自于上帝或者上帝的恩典。“若我们视圣灵为真理唯一的源头，我们就不会拒绝真理本身，或在任何彰显他之处藐视他，因为如此就等于羞辱圣灵。轻看圣灵的赏赐就是羞辱圣灵。”^⑰加尔文把科学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恩赐，为的是帮助这些因为犯罪而陷入到悲惨处境中的人们。人们不应当拒绝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帮助。“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辩证法、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我们若忽略上帝在这些学科上白白赏赐给人的才能，就理当因这种忽略受到惩罚。”^⑱不

过，加尔文也看到了科学的负面作用，即第三点，科学中的真理及其对人的祝福，如果没有更高的真理作为其根基，就很容易变成虚无，甚至被用作对人类的危害。因此加尔文在说到上述两个方面后，立刻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立刻接着说，这理解力和知识在神眼中若没有真理作根基，就只是暂时和虚无的。”^⑲这里所说的真理指的是更高的属灵层面的真理。没有这种真理，上帝所赐美好的东西很容易被人败坏的本性所支配，这就是所谓罪带来的扭曲作用。

加尔文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角度，讲到上帝对人类的护理时，特别提出了普遍恩典这个概念。他的思路是，人类在堕落后，没有直线下落迅速被自己的罪恶所毁灭，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与禽兽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上帝的普遍恩典。“这并不会抹去上帝普遍的恩典，反而提醒我们，使我们为仍保有的才能感谢上帝的慈爱，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慈爱，人的堕落早将人自己的本性毁灭殆尽了。”^⑳凯波尔曾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加尔文的这句话，“这是水中的一只船，激流可以载着它箭一般冲向下游而使它遭到毁坏，但若以链索牵引，同样的激流则会将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正是这么满有智慧的上帝，才能从恶中产生出善来。”^㉑凯波尔这里所说载向对岸不是指救赎而言，而是就人想达到的某种程度的善而言。就是说，虽然有些世上的事情是出于人的败坏，但上帝护理的介入，却使本可能产生的毁灭性结果转变为对人类社会的祝福。

当然，按照凯波尔对加尔文的解释，上帝虽然以他的普遍恩典介入到个人的生活、介入到人类整体的生活，也介入到自然的运行，但此恩典并不根除罪，也与救赎和永生无关。普遍恩典的作用只是起到控制罪的作用，就如人类以智慧来控制动物的野性一样。按照他对加尔文这一思想的解释，如果罪不受控制地任其泛滥，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人类生活的完全败坏、社会的完全崩溃，就如大洪水前的情况一样。但是，上帝与人立下明确的约，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对罪进行抑制，使他亲手所造的不至于很快地完全毁灭。

五、讨 论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问

题，就其“不要爱世界”这个方面的要求来说，无疑是十分明确的。但其在理论上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基督带来的上帝之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讨论清楚的。因此笔者限于上面的讨论，仅提出如下两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第一，这里我们注意到问题的焦点是，对约翰作品中“世界”的解释是否可以衍生出第四层含义，即将“世界”解释为社会中的机构、体制和文化。本文认为，其实这很容易把这个社会中具体的机构组织、体制制度本身加以灵意化，即看作是撒但的某个部分。如果以此解释约翰福音中那三处“世界的王”的经文含义，就会让我们陷入到如下的逻辑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其看作是撒但所组建的体系而具有属灵的意义，一方面又认为基督来对于“世界之王”的审判不触及到这个社会的制度，只涉及到对个人灵魂的救赎。其实没有必要对社会中的机构、体制和文化加以上述灵意化；如果它们构成了人所建造的巴别塔的话，那么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涉足其中时推动着他们的内心的欲望与骄傲。就如基督教对人的身体所持的看法：在人败坏且尚未得救时，确实被罪的势力所控制，成为撒但的工具。但人在得着救赎之后，人的身体也会得赎，甚至在这个世上就被看作是圣灵的殿。

第二个观点是基于加尔文的看法，即上帝会用他的恩典借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护理来维护着人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制度其实并不是出于撒但，而是出于上帝的。上帝通过这个秩序制度以限制人的恶的方式来帮助人。虽然在败坏的人使用的时候，常常会将其扭曲，从而会被成为撒但所利用的工具，但并不能够因此说撒但是其创始者。就现代中国社会来说，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建立学校、医院、印刷

所、孤儿院等机构，显然有上帝对中国社会美好的旨意；虽然后来这些机构都被世俗化了，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祝福是不能抹去的。就是那些完全出于人的意思所设立的建制，上帝也不是完全的被动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中，虽然是出于人的意思，以色列人想要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但上帝并不只是被动地允许，而且使用这个制度来与大卫家立约，使大卫之约成为上帝救赎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责任编辑：林庆华）

①《新约·约翰一书》2：15。本文所引《圣经》皆出自中文和合本。

②《新约·约翰福音》15：19。

③《新约·约翰福音》15：18—19。

④《新约·约翰一书》5：19。

⑤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台湾）福音书房，1991年，第500页。

⑥《新约·约翰福音》1：3。

⑦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第401页。

⑧同上。

⑨Calvin, Comm. I John 2：15.

⑩Calvin, Comm. John 12：31.

⑪Calvin, Comm. John 14：30.

⑫Calvin, Comm. John 15：19.

⑬Calvi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II, 2, 13. tran. by F.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⑭同上。

⑮Calvi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II, 2, 15.

⑯同上。

⑰同上。

⑱Calvi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II, 2, 16.

⑲同上。

⑳Calvi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II, 2, 17.

㉑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转引自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